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第二十六回 野豬林張鸞救卜吉 山神廟公差賞雙月

君遠天高兩不靈，濫官污吏敢橫行。腰間寶劍如秋水，要與人間斷不平。

話說知州心下躊躇了半晌，舉筆判道：「卜吉不合逼取車腳錢，致不識姓氏婦人情慌走避，誤落入井。并在久閉空宅之中，素多凶怪，及打撈不獲，亦一異事也。卜吉原無威逼之情，似難抵償。然誤死人命，不為無因。合應脊杖二十，刺配山東密州牢城營當軍。」當下當廳斷了二十脊杖，喚個文字匠人，刺了兩行金印。押了文牒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一個是董超，一個是薛霸。當廳押了卜吉，領了文牒，帶卜吉出州衙前來。卜吉到州衙外立住了腳，回頭向著衙裏道：「我卜吉好屈！婦人自跳在井中，我又不曾威逼他。他又不是別人，是本州土神，教我下去獲得這件寶物獻你。你得寶物，自應免我之罪。倒把我屈斷刺配密州去。我若掙扎得性命回來，卻將你隱匿寶物事情，敲皇城，打怨鼓，須要和你理論！」董超見他言語不好，只顧推著卜吉行了。薛霸道：「你在這裏出言語，連累我兩個，卻是利害。」急急離了州衙。走到一個酒店，三個人同入來坐定。董超道：「取兩角酒來。」薛霸道：「卜吉，我兩個雖然是奉公差遣，防送你到山東密州。路程許多遙遠，你路上也要盤纏，我們自不曾帶盤纏隨人走的。你有甚親戚相識，去措置些銀兩，路上好使用。我兩個不要你的。」卜吉道：「告上下！小人原有些錢，為吃官司時，不知誰人連車子都推了去。今叫我問誰去討。小人單身獨自，別無親戚，盤纏實無措辦處。」薛霸焦躁道：「我們押了多多少少兇頑罪人，不似你這般嘴臉。你道沒有盤纏，便是李天王，也要留下甲仗，生薑也要捏出汁來。有我們手裏的行貨，不輕輕的放了。」說了一場，還了酒錢。兩個押著卜吉出鄭州西門外來。

正走之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：「董超！」董超回頭看時，認得是本州吳孔目。便叫薛霸押著卜吉先行。自己落後一步，與他相見。吳孔目道：「在下奉知州相公所委，適斷配卜吉出來，這廝在州衙前放刁。如今奉知州相公臺旨，叫你二人怎的做個道理，就僻靜處結果了他，揭他面上金印回話，重重賞的。」董超應承了，自趕上來和薛霸知會。只就前面林子裏結果了他休。

兩個押卜吉到一所空林子前。董超道：「我今日有些困倦，行不動，且就這林子裏睡一睡則個。」薛霸道：「才離州衙，行不到三十里路，如何便要歇？」董超道：「今日恁起得早了些，要歇一歇。只怕卜吉逃走了時，生藥鋪裏沒處買你。等我們縛一縛，便是睡也心穩。」卜吉道：「上下要縛就縛，我決不走。董超將條長索把卜吉縛在樹梢上。提起索頭去那邊大樹枝梢上倒吊起來，手裏拿著水火棍道：「卜吉！我們奉知州相公臺旨，叫害你，卻不干我們事。明年今月今日今時，是你死忌。」卜吉慌得魂不附體，兩眼弔淚，哀告道：「二位！我與你目前無冤，往日無仇。便是知州相公，我也並沒得罪於他。如何就要結果我性命？望二位開天地之心，保留殘命，生生世世，當效犬馬之報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淚如雨下。董超道：「你啼哭也沒用。知州相公怪你在州前放刁，要結果你。他是一州之主，誰敢違拗。你要性命，我回去倒要替你受毒棒不成。」薛霸道：「董超哥！有恁般閒氣力與這蠻子講話。早了早放，等他閻王面前快討個好人身。」說罷，在董超手裏劈手奪過棒來，卻待舉起要打。卜吉道：「苦呀！苦呀！我命休矣！」猛然記得與我寶物的聖姑姑，曾說有急難時教我叫他。乃大叫「聖姑姑救我則個！」叫猶未絕，只見林子外面一個人大喝道：「防送公人不要下手！我在此聽得多時了。」董薛二人吃了一驚，慌忙就跑出林子外面來看時，是一個先生。怎生模樣？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奕奕風神出眾，堂堂七尺身材。面如紫玉美鬚腮，兩點朗星堪怪。

束髮鐵冠如意，紅袍腰繫黃縑。天師張姓自天來，只少虎兒騎在。

那道士捧拳拽步，趕入林子裏來，看著兩個公人道：「知州叫你們押解他去。如何將他吊起害他性命，是何道理？」兩個公人慌了手腳，道：「先生！我們奉知州相公臺旨，並無私怨。」先王道：「你亂道如今官司清明如鏡，緣何無罪要壞他性命？我是出家人，本當不管閒事。適才聽得林子裏高叫聖姑姑，是何意故。你且放他下來，待我問他。」董超只得把卜吉解放了。卜吉道：「告先生！聽卜吉說。我因販皂角去東京，賣了回來，路上見一婦人叫腳疼走不得，許我五百文錢賃我車子載他。到鄭州東門內一個空宅子前，這婦人跳下車子走入去。我不見他出來，入去一時婦人自跳下井去。地方人道我逼他下井，捉了我解到官司。知州叫我自下井打撈死尸，我下去時原來井裏沒水，卻有一條路，見一所宮殿。遇著個仙姑與我一件寶物。叫我送與知州免罪。臨上道時吩咐我道，若有急難時便叫聖姑姑。」先生聽得說了，道：「原來恁的。」看著兩個防送公人道：「這卜吉不當死，遇著貧道。」可同來林子外村店裏吃三杯酒，更資助你們些盤纏，好看他到地頭則個。」董超薛霸道：「感謝先生！」

四個人同出林子外來。約行了半里路，見一個酒店。四人進那酒店裏坐了，酒保來問道：「張先生！打多少酒？」先生道：「打四角酒來，有雞回一隻與我們吃。」酒保道：「街市遠，沒回處。」先生道：「又沒甚蔬菜，如何下得酒？」酒保道：「酒來了。」四個人一家吃了一碗。先生道：「有心請人，卻無下口。」東觀西望，見壁邊一隻水缸。先生看時，是一缸乾淨水。先生袖內取出一個葫蘆兒來，拔了塞兒，抖出一丸白藥來，放在水缸裏，依先去凳上坐了，叫酒保來道：「我們四個如何吃得淡酒！我方纔將下口放在你水缸裏，與我將去煮來。」酒保道：「張先生！你四個空手進來，不曾見什麼下口。」先生道：「你自去水缸裏看。」酒保去看時，只見水動，雙手去撈，撈出一尾三尺長鯉魚來，道：「卻不作怪！」只得替他厚了魚，落鍋煮熟，又加些鹽醬椒醋，將盤子盛了捧得來與他，四個一面吃酒，董超道：「感謝先生厚意。」薛霸道：「這魚滋味甚好，怎的再得一尾吃也好。」先生道：「這個不足為禮，貧道平日好飲食杯，難得相遇二位，四海之內，皆相識也。若不棄嫌，同到貧道院中，盡醉方休，來日起程。不知二位尊意如何？」薛霸是後生心性，道：「難得先生好意相請，今日也將晚了，我們就同往仙院借宿一宵。只是不當取擾。」董超總是年紀大，曉得事，叫薛霸到靜處說道：「這先生是個作怪的人。著甚來由，同他到院中去？」薛霸道：「董大哥！你空活這許多年紀，不識得事。這酒店裏主人家也認得他，但有差遲，只問酒店裏要人。」董超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

先生還了酒錢，四個人離了酒店。一路說些閒話，不知行了多少路。只見那先生用手一指道：「這個便是貧道小庵。」董超看時，好座茅庵！不甚大，蓋得團簇。庵前庵後沒一個人家，兩個便有些心疑。

先生開了門，請三人，就門前坐地。先生道：「你們三個莫憂，這裏儘有歇宿處。今晚且快活歌一夜，來早便行。」此時是六月中旬，月兒早上。先生擺張桌子出來，放在外面。入裏面去安排出葷腥菜蔬之類，鋪在桌上。先生道：「方才在酒店中請二位，不足為禮，就此盡醉方休。」兩個公人面面相覷，私議道：「這先生酒店裏請我們吃了。如今來在庵裏，又安排許多酒食。欲待不吃，肚裏又飢。待吃他的，不知他主何意故？」薛霸道：「我兩個押著這一個罪人，乾繫不小。方離鄭州一程路，就撞著這個蹊蹺張先生。倘若是有些緩急，都有老小在家裏，不是耍笑！」董超道：「不來由客，來時由主。既到這裏，且吃了他的，看他如何。」先生將酒出來，各人吃了十數杯，都飽了。兩個公人道：「謝先生酒食，都吃不得了。我三個借宿一宵，來早便行。」先生道：「淡酒不足為禮，何心致謝。你二位且請坐。」那先生起身進去不多時，拿出兩錠銀子，都有五十兩重，便道：「二位各收一錠，休嫌輕微。」薛霸不則一聲。董超道：「感謝先生賜了酒食，已為過擾。這銀兩決不敢受。」先生道：「你二位權自收了，表意而已。」

二人被先生推不過，各收了一錠。先生道：「貧道有一件事奉告，不知你二位肯依麼？」兩個思量道：酒也吃了，銀子也收了，如何不依得。便道：「先生休道一件事，十件事也依先生，但說不妨。」先生道：「你二位各收了五十兩銀子，做養家錢。念卜吉是個含冤負屈的人，貧道又不認得他，只是以慈悲好生為念。且聽卜吉說來，他是平白的人，卻叫他吃這場屈官事。望二位怎地做個方便，留他在庵裏相伴貧道，貧道姓張名鸞。若知州問時，只說張鸞要救卜吉便了。不知二位意下何如？」董超不敢則聲。薛霸卻叫將起來道：「先生！你好不曉事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你雖是出家人，住在鄭州界上，也屬知州

所管。他是本官問出來的罪人，什人敢收留他。你道我們得了你的銀子，你便挾制著我們。你的銀子分毫不動在此，請自收去。」先生道：「不須焦燥，肯留時便留下。不肯留時，你二位收下銀子，再告杯酒。」董超道：「擾了先生酒食，又賜了銀子。何須只管勸酒？」先生道：「不只勸酒，貧道有個小術，就呈二位看看。上至知州，下及庶民，都教他們賞個雙月則個。」先生就懷中取出一張紙來，將剪刀在手把紙剪了一個圓圓月兒，用酒滴在月上，喝聲「起！」只見那紙月望空吹將起去。三個人齊喝采道：

「好！」只見兩輪月在天上。有詩為證：

堪憐卜吉本無辜，獻鼎翻教險害軀。

只為覆盆難鑑察，故將雙月照糊塗。

先生道：「看貧道這輪明月面上，請一杯酒。」這裏四人自吃酒。卻說鄭州上至知州，下及百姓，哄動了城裏城外居民，都看空中有兩輪明月。有那曉事的道：「只有一輪月，如何有兩輪月？此必是個妖月。」且不說哄動眾人。

卻說這先生與三個賞月吃酒將散，先生道：「二位做個人情，把卜吉與了貧道罷。」董薛二人道：「我們家中各有老小，比先生不得。知州知道，我兩家實難分解。」先生道：「知州吩咐你們，要安排他死，其事甚容易。我叫你兩個帶一件表證回，與知州看。」只見先生將道袍袖結做一個肱，揣在背後。雙手揪住卜吉，用索子將卜吉背剪綁了，縛在草廳上。薛霸道：「先生你早晨要救他，緣何如今又要縛他？」先生道：「教你二人帶他一件物事去見知州。」董超道：「不知教我兩個帶什的物事去？」先生道：「知州既要壞他性命，如今貧道替你下手剖腹取心，帶去與知州，表你二人能事。」董超道：「使不得，這是斷了的罪人。知州要謀害他，是知州的私意。如今將著心肝去，知道的，便是先生殺了他。不知道的，只說是我兩個謀財害命。這一場屈官事，叫我兩個吃不起。」先生道：「原來你們怕吃官事，我也是取笑你們。」便把卜吉解了，就安排三個人睡。先生道：「二位若回州裏去時，說我張鸞要救卜吉，可牢記取。」三個叫了位置，就在外面歇宿，先生自進裏面去了。

董超、薛霸二人一睡直睡到天明，閃開眼來看時，兩個吃了一驚。身邊不見了卜吉，也不見了庵院、先生。卻睡在山神廟內，紙錢堆中。兩個面面相覷道：「苦也！苦也！我兩人不曉事，走了罪人。如何是好？」董超道：「我們不要慌，和你且告知州。」一逕回到鄭州，正值知州午衙陞廳。兩個公人來廳前跪下，知州便問道：「你兩個解卜吉往山東，何如今日便回？」董超、薛霸道：「告相公，昨日押卜吉上路去。在三十里外，撞見一個道士，邀到庵中，要奪卜吉，小人們和他爭執。那道士是異人，剪一輪紙月，吹在空中，便見兩輪明月。」知州聽得，就道：「作怪！昨晚因見兩輪月，吵鬧了州城一夜。後來卻是如何？」董超道：「那道士叫小人們就庵裏歇睡了一夜。今日早起，開眼打一看時，卻是個山神廟的紙錢堆裏，正不知卜吉和道士那裏去了。那道士自稱他叫做張鸞。」知州道：「既有姓名，這妖人好捉了。」

當日即喚緝捕使臣吩咐。言說未了，只見一個道士鐵冠草履，皂沿緋袍，直上廳前，高聲道：「貧道張鸞在此。」喏也不唱。知州大怒道：「汝乃妖人，怎敢如此無禮！」道士道：「汝乃一州之主，如何屈斷平民。卜吉無罪，把他刺配山東。路上兀自叫人殺害他性命，又取了他無價寶物，是何道理？」知州道：「休得胡說？他有什麼無價寶物？」張鸞道：「金鼎現在你庫中，我叫他出來。」只見那道士叫道：「金鼎金鼎！我今相請，作速出來，眾人立等！」說得知州並廳下的人都呆了。只見金鼎從空中飛將下來，兩隻耳朵煽動如翅膀相似，直飛到廳上。知州見了，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說猶未了，金鼎內鑽出一個人來。

那人正是卜吉，一跳跳出金鼎外來。右手仗劍，左手揪住知州，就廳上把知州一劍刺為兩段。眾人見知州身死，俱各手足無措。廳上廳下人都道：「終不成殺了知州，就恁地罷了！」一齊向前捉那道士、卜吉。兩個見眾人來捉，提著金鼎，跳在馬臺石上放下。兩個齊把雙腳跨入鼎，再叫聲：「列位請了，我們去也！」將頭向下一縮，兩個人都不見了。忽然起陣狂風，風過處連金鼎也都不見了。眾人面面相覷，都道：「自不曾見這般怪異的事。」就請本州同知管事，六房吏典，買辦棺木，將知州身屍殮盛了。一面差緝捕公人，四下裏搜捉張鸞、卜吉，一面商議具表奏聞朝廷。只因此起，有分教：大鬧河北，鼎沸東京。朝廷起兵發馬，收捉不得，直惹出一位正直大臣，治國安民。正是

聊將左道妖邪術，說誘如龍似虎人。